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九冊目次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明〕陳九德輯
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一

按遼疏稿六卷

〔明〕熊廷弼撰
明刻本

三四七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明〕陳九德輯

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青海省圖書館藏

刻經濟錄叙

饒天民曰經濟錄者錄經濟也錄之者傳之也曷傳乎余聞諸夫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今攷周禮一書周官之政詳矣如儀禮司馬法政典九刑諸書無非方策則亦無非政其方策存則其政存不然何以傳諸後而垂

序

諸久是故以授於人有遺告焉受於人有遺聽焉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匪錄焉弗可也然錄以經濟匪是焉弗錄也蓋文不載道者擬之虛車其不經濟者同夫畫師月露風雲而無益理亂之數將焉用之茲錄斯錄焉之意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

不遠夫文何足以行遠凡所以遠其傳焉者亦經濟之文之為耳知言者取

國初迄正德末諸名臣所建白著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紀實而可鑒戒者咸編輯成書故以經濟錄名樂城遜齋陳君得寫本于京師按吳携

序

以行乃屬養齋太史正其紕繆令常熟令羅鴻壽諸梓以廣其傳既而悔之令以告余因而成之其錄也不亦文乎其傳也不亦遠乎雖未敢必其為文武之方策而亦庶幾乎一時之方策矣刻成因僭為之序如此

嘉靖己酉七月既望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

史楚饒天民書

六

七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諭中原檄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大庖西上封事

萬言書

革中書省對

黃壽生

宋濂

桂彥良

解縉

葉居升

許士廉

八經錄卷一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

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八經錄卷一

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

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

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

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

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

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黃壽生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

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

賦詩公獨縱轡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年氣也應
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
郁離子

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
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
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欲悠悠安之
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
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

趨金陵泉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
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
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衆
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參
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母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
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二十
八款

上從之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

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
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庸耳陳
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居多

居多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偏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負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
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廣洋
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嘗謂人曰使吾口不驗
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諭中原檄

宋濂

八經錄卷二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
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
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
弟鳩兄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
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
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

八經錄卷二

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
叛天下兵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
者骨肉不相保是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
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
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
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
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
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之性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特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
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
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連蒼海南控閩越湖
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
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
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

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國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知日月思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

續錄卷二

二

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私募民開耕願應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軍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

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奸之民之所惡惡是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源曰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民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機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轡之救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

續錄卷二

三

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體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

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
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
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
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
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
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
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
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
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
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
擇宜令按察司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
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
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
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眾特加超
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
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
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
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

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
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
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
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
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
而尚淳樸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
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
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
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
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
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
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遽起以唐
太宗之明知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
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
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
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於遠
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
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

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誦成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

八經錄卷一

民各徯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惟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八經錄卷一

七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

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然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潔

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蠹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

八經錄卷一

七

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魯曾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勝哉若復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以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

姦巧易置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馳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穴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

八經錄卷一

七

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挫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雖以德爲政而所設之禁門戶掃除下盜奪之禁未要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

孽孽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
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
能事以問因多寡爲助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
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
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
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
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
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
細術

八經濟錄卷一

一四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
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
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
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
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
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
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
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
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

八經濟錄卷一

十五

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囑於
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者冥蹈警趨而或布于
朝省驟歷清華堆埋器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
朝揖刀鋸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別履
之賤裘綉魏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
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
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
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鬪勝
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
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

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
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
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
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
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微
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
節目無依勢使然操其欲取禍於治家之禮睦
鄰之法若古藍田縣志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

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
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
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
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
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
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泉絲有稅旣稅于所
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
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
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

入錢錄卷一

十二

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
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
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
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文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
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
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
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狙工寔安墮名城銷鋒

銷禁兵諸武備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
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墮
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
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
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
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
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
秦法李戡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
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之罪

入錢錄卷一

十三

止於流竄而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
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
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
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
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
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
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
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
至是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攀奉此覬爲進
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

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竊以爲自秦非徒罪惡
解官管杖之刑勿用惟科脅屬小有過差蒲鞭
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
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
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
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
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

八景集卷之二

二

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
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
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
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
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
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
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
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五百國之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

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一所以強幹弱
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
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
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關
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太
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
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
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

八景集卷之二

九

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
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
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
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
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
吳關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
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
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
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

